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趙氏鐵網珊瑚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洪策

趙氏鐵網珊瑚卷十

明　趙琦美　編

春草堂記

余官京師時嘗見蜀郡王君常宗傳溫陵陳節婦事甚偉及解秩還吳節婦之子彥廉方僑于郡之東倉築堂海上奉其親來居取唐孟貞曜詩語扁曰春草介友人徵予記焉余雖閒居田里文思荒落然既嘉節婦之行

又喜其有子也能遂已於言乎夫貞曜之詩言人親之愛子於其有行也念慮周至如此區區之孝不足以報其恩猶寸草之微無以答三春之暉斯固為游子者而作也自海內兵革人子之行役于遠貽親之念如孟詩所云者蓋不可勝數皇上啟運脫吾民父子於水火欲與之休息使陟岵鴇羽之音不作故如彥廉者皆得以養其親而樂于畎畝之中何其幸耶彥廉既不能自侈逸力營斯堂以娛親心以稱上意且不敢苟以為足又

取此詩末章之誼名堂以自厲焉豈不重有可嘉也哉當春陽旣舒土膏潤沃彦廉從其親游于斯堂之上顧草之生于庭者甲穎發圻取是詩載歌而興起之則愛敬之心有不與之油然而俱萌者乎雖然時有代謝則春有時而徂物有榮悴則草有時而衰親之恩無窮則子之思報者無時而當已也彦廉知此而求之凡所以致養者朝夕若不及焉使吾親融融熙熙以樂餘年於昇平和氣之中則斯堂之勝無時而非春無草而不榮

矣若余不幸早失怙恃欲報之而不可得行視丘壠於霜露秋草之間彷徨怵惕思欲如彥廉者其可得耶以余之欲為彥廉而不可得則凡得為彥廉者可不思所勉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彥廉歸寘吾說于壁俾登堂覧觀者亦或有興起之心也夫洪武四年九月渤海高啟記

春草美陳孝子也孝子築堂海上以養母以春草名豐城余詮故作是詩也

嘉爾春草煥乎堂楣游子有懷朝斯夕斯　草之于春如苗芃芃宜爾令母福禄攸同　孰不有母甘旨有違春草有堂孝養及時　孝養伊何定省温凊顧瞻春草寤寐是警　春有代謝草有榮枯母恩汪濊終古不渝

太史有文我歌以續凡百君子春草是勗

春草六章章四句

春草曲　有序

春草堂者陳母莊奉養之所也莊以貞節著其子彦廉

恐其事湮沒請於翰林危太樸以作傳髙季迪以作記可謂能盡孝者矣予嘉其志遂作春草曲一觧使歌以悦其母之心是亦古風人之旨也

春草堂前春日好春陽纔動勾萌早裙腰一帯湖上隄令見羅生堂下道烏銜樹中顛倒植猶託孤根土膏抱萋迷緑色宛如罽雨露滋榮不枯槁堂中阿婆鸖髮垂蘭佩茝纓珠絡褓草心游子念恩愛坐挹春暉祝難老祝難老願莫違合驩忘憂豈殊種蝴蝶忽來飛上衣春

明芳草履綦迹一度春風一度宜淮海秦約

春草說

春之為令始四令也三令之氣皆所以終春之氣不有其始曷於以終春之氣也葢亦博且大矣凡物一受春之氣而草木其易生者草之為物一息而蔽原隰信宿而窮莽蒼其尤易生者乎以易生之物而受博大之氣天地之間無隙壤矣然春之生物也不自德而受其生者則不可不德之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春者父母

之生氣也受其氣則當知其所自出一草之微猶然非草之微者其謂何哉人之於天地之間猶草之盈壤地也草之盈壤地無知也猶當不忘其所本人之于天地之間亦靈矣顧可忘其所本乎天地者吾祖之所本吾祖者吾親之所本而吾親吾之所本也吾之所本報之宜何如耶即其能為而為之不遺其餘得為而為之不至於過亦足謂報之與古人所以興寸草之心難報三春之歎也烏乎昊天罔極終能遂其報哉雖然盡其道

以自治存其心而不懈亦孝子之善處矣溫陵陳彥廉氏題其奉親之堂曰春草徵予申其義也為是說以貽之太原王行

春草辭

陳母莊蚤寡以貞節著聞其子寶生字彥廉能養甞作堂奉母且自謂母恩無窮而難報因取孟貞曜游子詩語扁其堂曰春草高太史季迪既著為記予復為作春草辭使歌以壽母葢欲子之心與母恩同無窮也其辭

曰春草兮青青羅生兮滿庭望王孫兮不歸紛百草兮愁人（叶如之翻）結幽蘭兮佩之采莫采兮江蘺東風發兮芳渚睎朝暾兮以雨蓀亦樂兮有母（叶滿補翻）日承顏兮堂下（叶後五翻）把瑶華兮瓊英（叶于良翻）日方永兮歲未央羌進拜兮羞予觴春欣欣兮百草生（叶詩王翻）草生兮有心（叶詩容翻）春復春兮焉窮蜀郡王彝造

春草辭

泉南陳彥廉氏少孤中鮮昆弟作堂于婁江之上奉

其母莊以居名之曰春草爲製春草辭六解俾寘之堂壁或可少勖孝養之意云

堂上綵衣斑戲舞娛親顏俯首堂下草生意待春還

春還芳草碧子長賴母力草色有榮枯母恩無終極

嚴霜摧老榦弱蔓緣孤根春至清陰滿難酬雨露恩

既無池塘夢肯作王孫游願身化爲草根葉鎮相樛

薰風被荃葛兒衣衫絺綌一縷與一絲咸自母手績

主婦能調膳升堂具旨甘草蔬即自飯舉案對宜男

汝陽袁華

春草堂賦

夫人之異乎草木者惟心而已矣况春芳之發妍見生物之流靡布陽光之滿目溢和氣之千里或荄甲之怒生或肖翹之並起彼敷秀而揚英皆連芳而競美雖小草之含滋亦春陽之所被感弱質之無情念生成之有自時其芳雨既歇新緑乍摇碧波如剪翠烟未銷曳羅裙之一色迎舞袖之雙飄乍豊茸之既接忽空濛之已

遥沐晨光于晞露散芳氣于微飈烟融暖以薫人日照
影而齊腰鳥飛没而青山欲盡人醉卧而紫騮不驕悵
王孫兮歸未得思美人兮不可招歎金谷之銅駝連别
愁之冉冉慨姑蘇之麋鹿接廢苑之蕭蕭豈若春藹華
堂雲連新構髙節清風秀眉上壽散簾幕之春暉炫庭
軒之白晝映鶴髪之慈顔承綵衣之輕袖並緑筍以俱
長偕紅萱而競秀表慶澤而彌芳吐華滋而益茂于是
詠白華之句誦柏舟之篇悼嚴親之既歿當賢母之盛

年抱遺孤而掩泣守初志之弗諼念劬勞而撫育實保護而生全心不移而匪石恩罔極之如天母之恩兮天罔極欲報之兮心靡忒見芳草兮青青益永思夫大德草生兮堂前願母樂兮高年母在堂兮壽且賢樂承母兮笑言草生兮堂下堂上兮酌醑兒欣欣兮樂且舞願祝母兮夕祜母之心兮載寧堂之草兮載榮母何期于報効草焉知其發生彼孝子之至懷守慈訓而服膺諒人心之有託感物類之無情嗟夫古今殊時性情一致

念行役者詠北堂思伯之詩賦別情者歌南浦斷腸之句池塘夢裏之獨吟風月庭前之交翠是皆風人之所致辭靜者之所取譬惟孝感之無窮仰恩私而弗替常存愛日之誠式副命名之義盖亦登三吳陳母之堂然後識千載孟郊之意也耶謝徽譔

春草軒中隱几坐中有衣鬚閉似我欲浮青海狎羣鷗擬向鴟夷借輕舸二月水暖河豚肥子苦留我我懷歸半鐺雪浪薫香茗掃榻蕭條共掩扉廚煤璽紙齊梁筆

寶繪珍題品神逸洗滌古玉龍眠池臨榻奇蹤淨名室紅蠡捲碧春醅酣檳榔蔞葉嚼香甘夜闌更鼓湘妃瑟笙磬同音詠雅南別君此去何草草山為迴旋海為倒令威白鶴會重來世人胡為易哀老倪瓚　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軒中壬子正月九日也

春草堂詩

維林之隈維水之涘有美斯堂匪華匪侈　登堂云誰燕豈之親下堂何日小草咸春　春日暉暉春草離離

罔極曷報我心傷悲　春日煦煦春草嶷嶷旨甘孔足我心徂喜　睠彼春草一歲一榮親年弗再靜焉忽驚日往斯惻日來斯惜毋金玉寶所寶維日　豈維安之室廬之崇豈維奉之口體之豐際天極地其曷能窮百年斯終多罹物迕幸雖有恃永哀失怙願令終身不離膝下始終厥事靡不由度　何辰云良徂躋公堂春酒斯饗以稱眉壽以祝其慶

林隈九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

章五句勾吳張適

綦履鳴佩左右間佳兒佳婦及承歡天迴白日臨瑶席露洗紅萱出畫闌小爵注春宜燕適長裙曳翠可髙寒升堂拜母俱名士一記何慙在史官廬陵張昱

寄題陳氏春草堂

青青草色映簾帷壽母朝朝玩緑滋有句不緣春夢得傍人錯道謝家池始豐徐一夔

海宇昇平今一統化日熙熙萬家共孝子堂前愛景長

霞絢晴光浮畫棟東風百草映堦生緑褥幽叢若新種
生意應從樂土滋獨訝芳心露偏重孤衷未足報春暉
陟岵仍懷九泉痛每歎歡情不及施觴俎春秋寄哀慟
猶幸庭闈慰母慈孝愛深期百年奉視膳晨昏有旨甘
婦餼中厨子親供筍穿寒谷忽抽萌鯉躍冰溪暗消凍
承歡已自樂無涯願得長年兩眉縱壽酒傾來拜膝前
杯面椒花春影動慈容有喜正忘憂佳句無人空入夢
衣上朝看碧色新母手辛勤表微縫兒生宛似草根芽

長養還因昔培擁母今白髮映顔朱貞節傳人口爭誦題詩誰繼柏舟篇太史升堂有新頌陳留阮維則

春草堂詩

春日遲遲昭明有融芾厥豐草零露濃濃春日載陽休有烈光莑莑萋萋零露瀼瀼父兮母兮懷允不忘念其先人經營四方死生契濶我心憂傷　春日遲遲燕燕于飛野有蔓草維葉萋萋母也天只恩斯勤斯長我育我鬻子之閔斯欲報之德如之何弗思庶幾夙夜我心

不違　春日遲遲萬生蒙楚母曰嗟予季行役適彼樂土誰其知之爰得我所有紀有堂築室百堵自堂徂基在河之滸相其流泉泉源在左于我居處西南其戶

春日遲遲乃寢乃興焉得萱草殖殖其庭子兮子兮靡依匪母子有酒食嘗其旨否左右秩秩其豆孔碩南有嘉魚或燔或炙令妻壽母陳饋八簋洽比其鄰式燕且喜豈弟君子有孝有德敬慎威儀其儀不忒天錫純嘏如岡如阜如松柏之茂俾爾熾而昌保艾爾後俾爾耆

而艾以介眉壽

春日四章二章章十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二十八句集詩句河南陸仁

靡靡堂廡草託根近華楹膏露既濯芳惠風復揚馨匪蒙陽和力孰使微物榮中天映景流青節坐易盈但憂德澤違豈惜憔悴并願言相蔓結嗟彼春逝程寸心雖難報拔去當還生　余既為廉彥記春草堂士大夫多賦歌詩之詠嘗出以示余因復賦五言一首記之明年

秋七月望日也高啟

幾見東風吹草青一身偏自念初生從今白髮應重綠

歲歲春來母子情王彞又題

青青堂前草雨露日已滋微風一相過衆葉何紛披緊

彼堂中人娱養方在兹芃芃生意足藹藹春暉遲草榮

倏以萎母愛無時衰嗟爾孝子心不為寒暑移忘憂豈

無萱愛日亦有葵羅生滿庭階擥玩足自怡奉觴介眉

壽百年以為期我歌春草篇為續節婦詩江陰張宣

地軸回陽脉天光變物輝寸荄初被澤尺土盡生肥頴發因微雨萌抽藉薄暉白分行跡黒細帶燒痕稀厭浥含宵潤蒙茸待旦晞野晴光動目江暖色侵衣不入詩人夢誰懷游子歸舜田同冉冉堯日正霏霏報本知心切銜恩愧物微願生仁孝地柔緑媚庭闈吳郡張委漫端

春草堂銘

温陵陳彥廉作堂以奉母扁之曰春草葢取唐孟郊詩

語也吳郡申屠衡為之銘曰渠渠斯堂厥位面陽吾親來居載燠載涼青青草藂色映牕牖匪蘭而芳與萱偕茂念昔天寒繁霜夜零凝陰慘殺枯荄弗萌陽春既還百卉均被覆以恩光煦以和氣或蔓而延或株而連綠柔風偃碧萋烟綿仰瞻陽暉恩深罔極不滋而榮不擁而植寸心之微陽德之溥雖曰報之于暉何補報雖弗能奚敢怠忘矧于養親及茲壽康時以序遷流景易失吾養無違孜孜愛日物以春榮亦以秋悴吾心有恒匪

懈于内㫖列肴珍匜淨醴醇融融洩洩無時不春人孰無母母為節婦人孰無子子孝且友池塘有夢王孫不歸賦詠雖工風教曷裨凡今之人孰無秉彝載登斯堂視我銘詩

陳氏春草堂記

婦以節稱尤士以義稱美斯叔世之論惟是婦士不可以節義稱若不可以一德名者斯士斯婦殆真為斯世英故婦以節稱非婦之幸也甘節不著乎夫婦陟方不

傷乎㦃降柏舟之誓聖人獨悲之易書之世詩春秋之世莫得而比矣陳思恭妻莊年廿四嫁踰年而生子子生四月而思恭賈海外音問不得聞者四載衆謂思恭已死莊悉屏去華飾織絍為養育計或諷之更嫁輒慟哭連日夜行路悲焉亡何父母俱歿莊無所依矣尤能撫其子使學不廢一日思恭得間歸感莊之義為好日篤明年思恭復航海去竟溺死恭中莊居喪人不能堪日課女紅為食且使子就外傅今生三十有四載矣績

學好義以貲張大其族大人先生樂與之遊莊今五十有八得享其奉安居鄉里歲時賓客上堂奉觴莫不咨嗟歎賞以為為善之報聞其風者為之震厲自立兵興三十年來其鄉里婦女以節義動人耳目者不可勝數皆莊之化為湫嗚呼自氣運之降天道變於上矣而日月之失度五緯之錯行天有不得而止之地道變於下矣山崩川竭草木禽魚之夭折地有不得而止之惟人也乃於天傾地覆之時風頹俗敗之日獨以眇焉一身

障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刀鋸斧鑊不得以易其守爵祿富貴不足以變其中天道以之而定地道以之而寧人紀以之而立則以節義稱之又非婦士之不幸矣大史危氏高氏王氏皆以節婦立傳傳四方矣余别為序次書之於堂以為記使登者有所觀感莊子名寶生字彦康堂名春草壬子歳十月既望齊郡張紳記

武原陳孝子性禀由自然痛父為海賈身歿歸九泉母兮志難奪誼不以二天撫育膝下孤辛勤三十年孝子

既成立慕學崇儒先樂母壽且康采裾映華顛堂前女貞木枝幹金石堅堂背諼草華顏色春鮮妍女吏鼓天和感物懷其恩色養志毋違喜懼心卷卷芳園采冬笋層冰躍寒鱗擷蔬飯嘉賓道義日討論壘星爍緗帙琴薦鳴朱絃兹堂庶永久俗厚風已淳拔毫挹婁水賦此春草篇南昌盧熊

泉州兩義士傳

孫天富陳寶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為人外沉毅而内

合弘寶生性更明秀然皆勇於為義初寶生幼孤天富
與之約為兄弟迺共出貲泉謀為賈海外國天富曰爾
母一子唯爾吾不忍爾遠爾母涉海往異域吾其代子
行哉寶生曰吾母即若母也吾即遠吾母惟君以為母
吾行又何憂焉于是兩人相讓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
輔以往至十年百貨既集猶不稽其子本兩人亦彼此
不私有一泉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驪外若闍婆羅斛
與夫東南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其人父子君臣

男女衣裳飲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與中國殊方是時中國無事干戈包武庫中禮樂之化魚如也諸國之來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人之至於彼者如東西家然然以商賈往不過與之交利而競貨兩人者雖亦務商賈異國人見此兩人者為人有特異也自王化被海外且及百年中國之人至彼如此兩人者亦不多也此兩人者逥身往其地而親其人使其人皆見而信之有切于所傳聞者兩人異姓也長為兄少為弟如

同氣然異國人曰彼若弟兄非同胞者吾同胞宜如何實生之母早寡不再嫁辛苦待其子有成實生至言其母事則泣天富亦母事實生母每忼慨為諸國人言其事輒欷歔乃已異國人曰我與彼皆人也人誰無父母夫婦子孫者兩人客萬里裔夷動必服中國禮俗言必稱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國家聖德神功文章禮樂與凡天下之人材異國于是益信吾中國聖王之道海内外可共行也異國有號此兩人者譯之者曰泉

州兩義士也中國之賢士大夫聞之亦皆以為然云天富字唯義寶生母事别有陳節婦傳

嬀子曰余讀周書王會篇夷之國衆矣而皆納貢周邦孔子周人也欲居九夷然未往也今孫陳氏以商賈往且猶義動乎彼豈其讀古聖王書慕義而行之耶不然何其居夷而能若是也古語云放之東海而準余于孫陳氏見之矣至正二十五年秋八月蜀郡王彝生製汝陽袁華書

泉南兩義士歌

泉南兩士陳與孫少小相約為弟昆合疎戚戚契誼重
異木纏結如同根升堂握手出肺腑交拜二母開罍尊
具舟期賈海外域欲度夷75窮崑崙滄溟東望浸天爛
颶風怒攪波濤渾天吳恍惚出怖客掀舞蛟鰐飛鵬鶤
孫言陳宗惟汝在遠涉巨險吾宜奔汝親頭白倚門切
慎勿輕去違晨昏相讓不得乃更往挂席遥指扶桑暾
望山行覓島中國卉服通譯侏離言尋烟暮投薜荔屋

赵虚畫集枕𨙸村踰年還家喜得寶木難火齊弁瑶琨探囊用取兩不較彼我屑屑誰復論急難相援誓終始時節燕慶烹羔豚義風久已動殊俗椎結相見知欽尊我聞同氣有争利鬩牆往往隳家門及看結交喜歲晚盟槃未撤渝情恩管鮑居貧乃共濟餘耳得勢終相呑如兹二子古亦少簡牘可使他年存作詩為繼王子傳薄俗視此應堪敦渤海高啟

余行海上孫君止余其舍座上經生碩士連日夕談説

不少厭君長七尺餘慷慨負氣節家僮力役百人君不急其事獨聽余論議一食不舍去陳君好蓄古書史圖籍能一一辨問其義理隱微常抱卷若帙數十抵余燭屢見跋尤亹亹無窮二君皆有母欲歸省造大艘如長陵謂余言將伺風海上南抵泉廣且游闍婆高句驪諸國訪異人採藥仙人所居歸以為母夫人壽又豈止好義如傳所云余方老且數奔走齊魯燕趙肌肉消于馬上欲從二君浮舟求郍管者休焉二君舍我哉齊郡張

紳
昔管夷吾少與鮑叔牙游以義相尚嘗為賈分財利多自與鮑不以管為貪知其貧也嘗三戰三走鮑不以管為怯知其有母也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鮑知其賢薦于齊桓用為相遂霸諸侯服夷狄春秋既傳其事照耀簡冊而後世以管鮑為美談至今傳諸人口不泯泯也泉南孫氏惟善陳氏彥廉亦皆以義相處共出貨為賈航海外國孫以陳有母在不忍遠去代其

行至貨集𣌭美利百倍一髮不自私亦無錙銖計較于方寸間義聲感動蠻夷異域稱服其義往來萬里華裔間皆談泉南兩義士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孫與陳其意豈異于管鮑哉嗚呼朋友以義合者也余每怪世之人不以義處而以利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同居之際暫相顧慕同飲食笑語暫相追逐拜父母托妻子傾心腹露肝膽指天地鬼神為誓生死而骨肉者疑若可信及至勢窮則好絶利盡則交疎一有毫髮利害

則付之茫然略不相顧甚乃反相賊害者有焉其愧于孫陳氏者多矣至如人之兄弟同一父母也手足同一氣也閒生釁隙父母在時視猶塗人親歿酷若仇讐其得罪于名教為何如此孫陳氏交雖異姓義同兄弟者又有閒矣余自閩南來游浙東西過吳門適道多梗遂浮海東歸邂逅惟善彥廉同舟初相見時未知其何為人及出示袁子英所書王常宗作兩義士傳信知其倜儻尚義之士也從容閒來求余文余撫管鮑之事以表

二公之義又所以為世道之一慨雖然人之大倫朋友居一不患人之不能交惟患其交而不能久久而此心不移者為難君子慎終如始此全交之道也余又于終篇言之以為贈是歲己酉二月前從仕郎泉州德化尹永嘉林常伯庸父撰

泉南諸山何啟嘔清源洞天仙所都赤明開刼風氣舒玉檢丹書秘神符重樓複閣山之隅鳥道百折非一涂雲旂晝下狌猨呼鉤輈格磔啼鷓鴣松風謖謖吹笙竽

之蘭蓀蕙春芬敷巴日華黄荔子朱羽人飛行天為徒
或跨白鹿騎於菀狹以鸞鵠從雙鳧東窮弱水窺蓬壺
亦有莆田列仙儒以鞭鞭石石受驅長橋横波龍脊痀
下通舟船上軒車琉球一髮雲外孤鸞蜒出没乘舳艫
南金大貝犀象珠川傾山積來委輸九日特立青蓮柎
秦君屏跡賈不沽閉門著述與世踈有唐宰相陳諫書
謫官南遷烏在筎室家既遠身乃瘉為卜茲山藏其軀
感懷友義增欷歔尚存丹竈亭已蕪山川清淑氣鬱紆

維孫陳君生絶殊孩提嬉戲同里閭翻若丹穴雙鳳雛
下覽德輝瑞唐虞又若汗血天馬駒奮迅豈與駑駘俱
南游百粤北燕胡偲偲切切相友于志堅金石矢弗渝
管鮑陳雷張范如寧競錐刀較錙銖揭來婁江住斯須
城南新僦宅一區前槐後栁蔭屋廬草蔬同飯步同趨
嘅彼薄俗肆覬覦附勢逐利情愉愉刎頸之交漢耳餘
反面仇敵良可吁以栁易播忠誠孚高風千古敦薄汙
歲寒松柏知後枯好事繪寫開新圖我作歌詩匪從諛

願子善保愼厥初右舊題孫陳歳寒圖重書于義士傳

後汝陽袁華

右泉南兩義士傳蜀郡王彞常宗所製也義士者何孫天富惟善陳寳生彦廉也兩人者之事常宗傳之詳矣余故弗道竊獨因義士之名而重有感焉昔者先王之世人有恒業士農工商列之四民農以資稼穡工以利器用而賈以通懋遷惟士也若無所職于其間葢其服勤乎詩書周旋乎禮樂出入乎仁義而被服乎忠信者

殆農工賈之不類然亦不能不與之而俱化也自先王之教不行農失業于稼穡工失業于器用而賈失業于懋遷夫士也于詩書禮樂之化仁義忠信之澤亘百世而不可易者亦相率而喪其所守噫四民失其業可勝歎哉今觀孫陳氏二子之事有不能不為之慨然者矣夫二子者皆以賈為業然皆能以古道自處不屑屑于貨利而惟義是圖至使遐陬海壖文身雕題之俗樂聞其風皆以義士稱之賢士大夫與之游者亦皆喜談而

樂道之抑何以致多如是耶豈非去古旣遠先王之教幾絶有能篤古道于寂寥千載之餘君子予之唯恐其或後與故夫四民各專其業者分之常也昔也士之業農工賈能為之今也農工賈或未失其業而士之業乃幷與其心而失之農工賈失其業不害其為農工賈士而失其所守其不為農工賈之所鄙也幾希若人者之業固農工賈之一也若人者之心為士者有弗之及也業農工賈之業心士者之心余乃今失之于此而得之

于彼矣余聞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其實君子之所不道也于此有人焉薄財利崇信義不專士之名而有士之實則夫遐陬海壤文身雕題之俗稱之曰義士者宜也賢士大夫喜談而樂道之亦宜也夫既有關于風化之厚薄其可無作乎余懼世之人緣名而失其實鮮不致疑于孫陳兩義士也于是乎書吳郡謝徽識

泉南兩義士異姓乃同心同心而同居利矣能斷金不見橫海虹夢見海畔路夢隨春雪舞迴風思逐奔湍向

東注婁江之水沄沄其波方舟容與遄歸以歌葉落不息飄揚無蹤大風雲飛嗟彼斷蓬人生乖離式與此同翩翩者鴻飛鳴相隨睠彼憸人我心實悲兄弟戕賊室家瘡痍背義競利曾弗之思兩士相尚以義其誰似之

倪瓚壬子春

泉南義士行

温陵向南通海舶販寶諸番共為客經年越險入風濤往返那復計身勞兩人一心金可斷萬里雖遥何足算

他人重利不重義飜手風波起平地衆中結交非不好中心如面寧可保君家兄弟非一姓肝膽相傾向明鏡可憐世上輕薄兒縱為骨肉亦生疑陳留阮維則

金石交為孫陳二義士賦

金石交金不可折石不可磨泉南二子重義如山河金石雖堅無以過泉南之山若礪而嵯峨泉南之水若帶而委蛇念昔髫髻約為兄弟信誓旦旦生死靡有它義士各有母二母相好母視其子子視其母恩義弗少差

歲時共酒食更相為壽樂且和一出一或處或同凌風之舸萬里行鱷波南賈真蠟與闍婆東極三韓及耽羅歸來分金沸私有況彼義讓情尤多嗚呼一斗粟一尺布淮南至今民尚哦嗚呼時之人兄弟相虐朋友為讐奈爾何金石之交古來有二子之義義甚都可以敦薄俗激貪夫鶺鴒為爾詠伐木為爾歌泉南移家來此要之阿比鄰相接輔車相依二母髮已皤石可泐金可磨人心天理無時無猗嗟二子之義可以為世模豈無好

事繪繐素寫作孫陳交際圖樵雪生河南陸仁

泉州兩義士贊并序

余在京師日與太史稽岳王先生往還邸館論朝夕弗息一日與余言温陵陳節婦莊之賢甚詳史氏以莊在未可預元史姑述之以俟繼而大夫士多詠歌之為風俗勵衰成一卷求一言于卷末余以事鞅掌未有以復于先生也及還吳節婦之子寳生持稽岳所製泉南兩義士傳示余求贈又知寳生承家庭之訓尤能行古道

于今之時雖欲無言不可也嘗讀孟軻氏之言曰義人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則是義乃人所舉足而不可離者何世之人舍其路而弗由滔滔者衆耶其于所親嘗有物我不肯屈下安知所謂從兄之道乎今觀寶生與同郡孫天富初約為兄弟共賈海外國二子恐皆離其親為憂也乃更相留十餘年百貨既集並不私有一泉其事親從兄之際曲盡其道周窮恤匱之事咸適其宜較之叔世之士不多有也非特士大夫稱其為義

至若遐荒遠陬之夷文身雕題之俗咸稱之無異辭焉孟軻氏所謂人路二子不惟行之于其近而且無遠而不到異姓而親過于同胞其于義之實有不可勝用也傳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又以見二子平居事親其有不順乎哉皆君子之可尚薄夫之可敦也故余既賦節婦詩復為賛以附義士傳後云猗與二士異姓而親隱居行義冠乎羣倫望之玉潤即之春温允矣君子薄俗可敦勾吴張適製

右泉州二義士傳迺蜀郡王彛製文汝陽袁華隷古事載甚詳觀其初約為兄弟謀出貨財賈海外國時俱以母在相讓涉險葢亦恐其危身以累及其親是亦可悲也及後更相去留歴諸番國積十餘年共財不私感動番國人凡見之不以名必呼為義士是更可尚也今俱以老母在堂迎侍東吳太倉左右就養菽水之歡如一姓焉是以人士之樂善者莫不升堂拜其二母願從其二子游而母子者方以困窮恤匱為急不賢而能之矛

是更不可不敬也且孫陳二士十餘年間歷外國涉巨險而身安母健非有陰隲在天則報施善人其能若是之厚也夫廬陵張昱述

右陳氏節義集春草堂泉州兩義士共三卷諸公手跡俱存惜埋没里中人罕知之嘗于名公集中見題陳彦廉所藏不知彦廉為何人也一日于沈氏覩三卷焉則知彦廉好義人能表母之節于縉紳文字間其名將不朽矣沈氏覩後一載復于文徵明停雲館閲而録之共

二十八翻

盧賢母傳

盧賢母者大名盧氏之母也姓周氏其先彭城人為臨安令盧君繼室其歸也先妻遺孤猶已出焉已而生守仁次守禮自孩提至長賢母使與前妻子食同器衣傳服居宿一室而學問同業咸孝敬厚重周慎儒雅入事尊長出接師友恂恂其容棣棣其儀有子弟所當職之事則相勞謙遜讓以為藹然友恭之情不見有先後母

異也聞者莫不嘉之賢母曰不如此吾則與常婦人等矣且吾自昔歸盧氏家先人命之曰女在女也以孝事其親今移所以事親者往事舅姑無怠而從夫以義育子以慈能此數者人倫之本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葢家之本在身其去此而以是輔佐君子言存矜襻恒恐一不踐履以忝所生以辱夫子其何敢忽耶故凡從臨安君守官四方三十年卑而為州賓佐高而為行省屬或涖民或贊政所在以能稱葢不恃其才

足以有為德足以及物而令妻之賢亦多有以相成于其間也其在江浙行省時杭有嫗為人賈衒失珠與金無以償主將殺身以自明哭而過市賢母聞而哀之謂其夫曰老嫗所失無幾何今將以死塞責竊憐其不幸願脫簪珥為償而徐訪所遺失可乎夫子曰善賢母乃止嫗無死出已有以酬直隨購諸市數日得之事聞省中自宰相以下稱譽焉至其治家則勤勞恭儉逮頒白猶先諸婦以蠶績之事戒之曰吾固知與民爭利之不

可為也拔園葵去織婦公儀子之禄厚耳今吾家才升斗悪可恃此而教男女以惰慢哉故臨安君居官清慎不殖貨利而家自饒以夫人氏之勤于生也其端居閨門尤好尚禮義凡族姻親戚與所識窮乏者有不能嫁娶賢母曲為醖釀以成之至有生子而貴盛者會有不能殯埋及死無所歸則為具棺給喪往往而是仁者稱有燕山竇氏之遺風焉異時臨安君倅浮梁顧守仁為學未竟聞可堂吳氏以明經教人遣之從學賢母晨夕

固勉躬自點檢其所業設疑問難以開其子之論議所與游處者有不端謹輒命疏之其可與共學而適道者則勞來崇獎惟恐其子之不相親焉故守仁卒能自立遭喪亂而貧隱居吳中耕以養不縻于官禄有古高士之志操云洽母教也賢母生六十有九年後臨安君十五載卒至正二十年春正月七日也守仁以禮合葬賢母于吳縣横山之陳灣臨安君墓兆時先室冢子名守廉仕粤中聞訃抱終天之戚至于傷生焉而守仁也哀

毁骨立自致踰禮士林稱孝傳曰仁者其子必仁則孝子原出于母氏之慈也審矣賢母有孫十有六人而蕃息至于曽孫具成長矣皆禮樂文物稱其家子弟故君子謂賢母于盧宗為孝婦于室家為令妻而獨以賢母立名者則漢劉向氏傳列女八篇而以母儀為首之義也其仁知貞順之行賢明辯通之節可兼包焉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用是見盧母之德之賢是為四國之表儀也是宜有聞于世初臨

安君致政朝廷行厚典追贈其先亦命賢母為恭人云是年九月乙丑後學夷門朱桓謹述

右賢母傳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朱桓為故臨安令盧君夫人周氏作也初夫人歸臨安君時君有前妻之子二人方在幼夫人撫育之如已出也夫人復生二子同仁一視不以親疎間焉傳中稱其食共案衣傳服學同業之類不一而足厥後四子皆成立或仕或隱皆為時聞人生孫十有六人皆能克紹先業至於今不殞墜自

非夫人之淑德懿行義方家範有以維持之曷能至是哉夫人真賢母也嘗觀世之為繼母者率多偏私悍妬在陶唐氏時而瞽瞍之妻尚然況三代以降乎如閔損王祥薛包之母皆有所激而後成慈母也苟非為子者純孝不倦亦終於骨肉離間綱常廢斁而已耳若盧母者仁愛之心終始一致卒能保其家室延及胤嗣詵詵繩繩久而弗替吁真賢母也他如内助夫子克勤克儉以裕其家外睦姻族賙窮䘏匱以行其義脫簪珥活販

婦于瀕死給棺斂濟鄉隣之艱急何述而非美行也爲之立傳不亦宜乎世衰道微俗不古若天理民彞銷毀殆盡至有一家父子兄弟相視如塗人仇敵者探其所由則多以惑溺婦言之所致終而至于索其家斬其後而後已於乎聞賢母之風盍亦少愧哉丹陽孫景文書

盧母頌

懿彼盧母賢而知禮視前妻子過如已嗣啓夫出金脫嫗求死君子義之遂傳其事曾陰饒介

貞哉婦德歸然母儀子無後先同視仁慈脫巳簪珥濟
嫗艱危貧乏婚葬博施以貲冥冥德厚天道有知丹桂
呈芳蘭玉生奇九泉云遠幽光在兹太史宜書振爾民
彝翠微老樵錢昉

物故盧氏母周夫人輓歌辭

賢哉此媪相良人所至俱稱德化醇婦道雝雝銀㡉備
母儀抑抑彩衣新避兵遠憶重城路同穴全歸百歲身
日莫青山水嗚咽諸孤哀慟徹秋旻遂昌鄭元祐

盧家有賢母德義至今傳慈幼恩無間周貧命獲全良人官宰邑令子隱耕田誰續鳲鳩作芳名墓石鐫堅白

老人周伯温題

我失慈親早欣逢繼母賢撫恩懷罔極抱痛實終天義篤恭人行文雄太史篇誰憐感風木開卷一潸然吳郡許中

近病暑應身少愈李生攜傳喜相過盧家有母賢如此吳會諸公詠不多曇曇春暉餘寸草滔滔江海振頹波

二南德化王風遠青史荒凉奈爾何西蜀陳曾虎題

魏郡盧賢母閨門淑德均撫遺先室子守節未亡人頭白猶勤績時危獨采蘋幽宮光錫典直筆著堅珉曲江

錢惟善

歎息盧賢母芳名太史知償金求活嫗教子遣從師閭閻修嬪則鄉閭著母儀傷心埋玉處風木有餘悲永嘉

曹睿

賢母嘉聲著傳家懿德存整齊施軌範雍穆肅閨門教

子心猶切從夫義愈敦板輿游後圃綵服戲前軒冬雪曾聯絮春風晝樹萱歲時儲黍稷禴祀薦羔豚封鮓仍還縣埋錢更築垣孟機嘗示訓班史每能繙蠶織先諸婦勤勞飭後昆遷鄰依學舍歘客具盤飧宗戚逾姻睦雲仍自衍繁人懷周急惠嫗感代償恩重義持貞節還堪配淑媛黃麻承雨露玉樹映蘭蓀遺行眞須紀恭人端可尊陰功殊亹亹善慶亦源源招輓歌悲些揄揚乏雅言松楸暗丘隴霜露慘郊原澆俗當懲勵史官宜討

論瞻馳拜遺像追悼重傷䰟　皇慶二祀先君掾浙省時盧臨安為大理幕賓越四十年余以廕補官於吳中適會樵隱徵君詢其所自始知為臨安君之仲子不敢忘世契遂與訂交交愈久而情愈篤至正丙申罹變故乃館余于其家獲拜賢母于堂上覿其治家以勤儉教子以義方春蠶秋織必先于諸婦處内外之事咸得其宜高誼厚德不能紀其萬一於戲真賢母也曁觀樵隱績學勤律身謹事親孝教子嚴隱居不仕躬耕于石湖

之濱或泛小舟往來鄉校閭每以禮義相先譙約自處
度越俗流還能髙潔其志趣此葢賢母平昔訓誨之力
也賢母逝矣我心曷忘謹賦五言律詩二十韻以寓追
悼之思弁識不忘樵隱之交誼也時至正二十七年三
月既望南陽野逸邵復書于吳中寓所之聽風雨處
兵塵十年餘世道苦澆横開卷覿斯文起為賢母敬夫
君昔盛年宦仕屢秉政内助得恭人清修名愈稱慈撫
前遺孤視與已兒並鄰媪將自殘捨財生彼命藹然仁

義心天錫有餘慶溥葬西山雲風木動悲興嗣子處士
君文行踐歐孟高風凜千載列史著嘉行東平完顏思
敬
盧君有母最賢能老我驚嗟見未曾教子並無先後異
事夫尚有孝康稱堂帷月冷翔鸞誥墓道雲生下馬陵
昨夜西齋讀遺傳數行清淚灑秋燈夷門王浩
巳矣恭人逝傳家為範模卜鄰能教子結髮早從夫銀
鹿歎仍在黄姑贈亦殊嗟予依廣厦終歲託艱虞鄧人

邵復

婦道肅閨門良人善政存親疎同一體教育及諸孫戲綵空遺養償金重感恩斯文傳行跡餘慶有堂萱大名

張士猷

樵隱盧君母最賢母儀婦節兩超然相夫德洽周南化教子名宜太史編華屋萱蘭春藹藹玄堂松桂月娟娟時清重憶頒鸞誥百世幽光發九泉

繼母少能慈夫人獨若斯類將先室子同視巳生兒裏

鮓還陶侃豐髲待范逵編修有佳傳為報史臣知會稽

張憲

母儀抑抑著聲華化溢閨門事可嘉皇澤已迎鸞拂誥

仙顔曾得棗如瓜采蘋修祀光先業脱嫗償金照史家

諸子孝稱三釜養至今喬木有慈鴉蜀人李弘

家聲多自孝廉傳德義當推阿母賢一嫗得金忘萬死

諸孤成學就三遷護花春盡風翻葉慈竹林清雨洗煙

我有親思空落淚却因展卷倍潸然蒙丘山人李常

盧母世稱賢流芳照簡編相夫能以正育子更無偏榮享青春日全歸白髮年捐金生老嫗玆事並堪傳四明

陳朴

郡乘嘗修盧母傳前朝封誥墨猶鮮脱簪曾拯亾金命斷織終成教子賢彤管書辭文炳若青山埋玉柏蒼然承家孫子應多顯好效瀧岡表墓阡吳郡傅著

家族崔盧盛閨門徳義尊活人雙璧棄教子一經存欲效春暉報難酬罔極恩榮封自夫爵不朽付諸孫高平

范成

賢矣盧君母柔儀世所稀貧還陶侃鮓寒憶閔騫衣老嫗懷恩重窮人荷德徽臨風讀遺傳千載挹清輝檇李鮑恂

禮拜恭人命仁存烈士心賢名傳在昔懿行著于今同爨均兒服償寃代嫗金髙墳爭仰䕶松柏夜臺深徐賁

題盧母傳後

有幅巾皤然大帶深衣談禮于鄉校者予不識其人竊

謂承平時人已不知其衣冠今兵興已久能不棄衣冠又不顧時之非已可嘉也問之知為盧毅夫毅夫䰟人隱居吳中母周氏有賢行毅夫與其兄同處人莫知毅夫為繼室子也毅夫之先府君臨安令不幸早殁周氏擇名師教子故毅夫長而為儒有操行遭時喪亂貧不能自存周氏殁葬祭盡禮耕于墓側泊然將終其身汴人朱仲威為著盧母傳予閒取觀之載周氏賢行甚詳乃亟求毅夫識焉嗚呼世道之降禮廢樂壞人不能强

之使興也毅夫毅然獨以禮自律如此吾知毅夫知守其母訓而已耳至正廿七年正月既望齊郡張紳書

盧臨安之夫人周氏久有令名吳郡閭子不識臨安君而獲交其子毅夫毅夫篤學樹行諄諄以孝謹稱方力耕冢旁以畢其終身哀慕之志若將與世遺令讀賢母傳益信其教子有自若毅夫者世亦久遺之哉開封鄭元

臨安令盧君繼室周恭人撫其 闕

安衆令程

文矩妻教子從名師擇勝友頗似陶侃母湛氏至於脱簪珥代市嫗酬遺金于主以救其死則又似竇諫議而過之有古丈夫之風哉稱之曰賢母嗚呼真賢母矣宛丘陳秀民題

貞壽堂記

松柏挺于深林蘭茝茂于幽谷根荄柯葉敷暢條達四時敵寒暑不改色不改操者由其性之正氣之純而受于天者異于凡卉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人之有身猶

木之有幹冬而貞春而元循環無端是故貞而必壽壽者必貞在物猶然况于人乎吳縣尹楊彛之母夫人吳氏年八十三吾同郡人也彛迎養于吳甘脆滫髓之奉定省溫凊之宜怡顔悦色左右如意一日彛踵門再拜請于予曰吾父素貧贅于外氏及禄郡曹家益貧彛也不幸生六歲而孤有弟曰宜者生才五月耳吾母零丁艱苦躬蠶績以衣食諸孤外大父吳翁應之嘗惑于嬖妾潛令媒妁誘之改適以自存吾母毅然以死自誓曰

良人亾而家貧子幼命也夫貧食吾力幼者有恃以長此吾志也吾夫事親以孝稱治吏事奉法循理公而不刻廉而不矯能為人所難天其或者有後也歟古人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若奪我志則禽獸耳何以生為屬吳翁有子早亾無嗣吾母遂以吾兄存禮後之存禮告外大父曰存禮楊氏子也今後于吳者吾母所以報外氏也苟母志不遂存禮遠遁終身不復相見矣翁為惻然而止于是四十又三年矣彝也祗服慈訓出職吏牘

日就月將幸獲禄養惟吾母抗節勵行劬躬正家所以承宗祀而覆遺胤者大矣時邁事邈湮没是懼願夫子矜其情表其堂名記以文辭庶有以慰母心而示來裔幸甚勿靳予嘉而諾之遂以貞壽名其堂而次第其言以實其名義焉夫人道之大親親為先即家而言造端乎夫婦成立乎父子言父則母在其中矣然為夫為父者立身恒易為婦為母者立身恒難葢託身于人事或不偶柔順之質類牽于私自非受于天者至正至純其

能持身堅志以全其貞固之行哉夫能自秉貞固行已無忝氣充體泰久于其道纫穉立而家道成心逸日休安享眉壽所謂生于憂患而佚于安樂者也吾故曰貞者必壽壽者必貞非與夫人夙罹荼毒之死靡他凜然柏舟之風及其老也幸哉有子燕喜壽母熈然魯頌之盛稱之貞壽孰曰不宜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夫人有焉其曰存禮者既後于吳試吏上饒調郡曹而卒彜也以才推擇由廣

東郡曹史轉茶鹽兩運司書吏升掾浙東帥府江浙行中書省滿考選辟今官涖政康敏民心翕然宜也亦補吏嘉興郡曹歷帥府行樞密院掾今為行院照磨二子皆有能聲于時位日進禄日豐養日隆吾知夫人優游高堂煸爛娱侍怡神悦性以先君之思自朂黄髮兒齒福壽康寧葢耒艾也吾嘗職太史傳忠孝節義取信于天下故因其請而具述之以風厲四方非私于鄉黨姻舊也噫楊氏子孫其毋忘夫人之德以有辭于永世至

正旃蒙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哉生明資政大夫江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史鄱陽周伯琦溫父撰幷書篆

貞壽堂銘

吳縣尹鄱陽楊彞早孤母夫人吳氏甫中歲以志自誓撫育彞及彞弟令樞密照磨宜皆克成立年踰八袠而康寧無恙侍御同郡周公既名其堂而記之矣又屬余為銘銘曰易稱乾德貞居其四書衍五福壽處其始既貞且壽伊誰克專惟吳邑令母也有旃母實吳女贅為

楊婦祚胥用延嗣有令緒年甫楊永𣳘先淪亾蕞爾諸
幼零丁母旁吳弗母察欲奪乃志微母之貞孰全厥義
家既多難號寒啼飢載紡載績以食以衣曰彝若宜敬
遵我訓爰及成人聯翩仕進慈闈綵侍甘旨具將鯢齒
䳺髮日康以彊謂天葢高式彰顯道匪母之壽曷享厥
報噫嘻楊母守節不渝靡靡流俗曾莫母如有翼髙堂
于鄮之溪揭德命名維周太史申銘坐右昭示柔儀庶
幾來者常目在茲臨海陳基

貞壽堂詩

天道有恒運惟貞故悠久鈞陶大化中貞性固難朽菲菲桃李花朝妍夕已醜清霜變朱夏𡚁颯先蒲柳弱質心易渝苦節難獨守菀彼高岡松霰雪紛錯糅蒼然歲寒姿根柢氣充厚不為時暫榮磅礴千載後豈獨草木然仁者宜有壽夫人吳氏女嫁為楊家婦矢言結髮初生死期不負義同金石堅氣合蓀蘭臭雙燕寧獨棲結巢麗華構炎飈忽凋落孤飛二雛幼霜閨未亡人秋月

共賓友載誦柏舟詩芳年頻皓首詩禮訓諸孫三遷師孟母良才易成立伯仲允文武仲也拖長纓伯也冠章甫危世方急賢麟鳳在郊藪南服有成命朱紫曳長綬車輿日以高官崇禄亦阜上堂拜阿母此豈人所授滫𩟄在𢑱敦醴齊貯尊卣鸞刀割肥羜嘉蔬進春韭蹣跚膝下戲斑衣眩清晝堂前種松柏堂下種萱草松以比貞節萱以忘憂悄良時樂未央千秋遠云老在昔聖王世此事豈云少風俗日以頽棘心竟誰咎翼翼貞壽堂

瓻覽擬瓊玖福善天不爽作訓戒箕帚王蒙為此詩于以勸蜀娃時至正廿六年仲秋黄鶴山人王蒙謹書

貞壽堂詩 三首

青青澗畔松歳晏發華滋衆芳日以悴風霜何獨宜祇縁一氣貞何處有榮衰陰陽雖代序顔色故不移人于萬物中寧復不如斯惟堅歳寒節迺異春花飛所以楊令母髙堂壽期頤 吴門盡西垂中有楊母堂龍煤鋪作榜嘉名偉煌煌母也榮禄養婆娑壽而康問胡能致

之惟貞神所相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㞒眉壽詩卻詠棘心章　人生此世中奄忽如奔駒地久而天長幾人能與俱只縁本心死暫榮還復枯惟此堂下木枝葉久蕃敷願培百尺根芘此千歳株金華戴良

貞壽堂頌有序

番陽楊侯㸑奉其母太夫人居于吴婉順怡愉備盡孝敬而太夫人年逾八衮耳目聰明克享榮養大夫士皆歆羡景慕以為世所希有而莫或知其自侍御史同郡

周公為題其堂曰貞壽且推其本以記之然後太夫人之節行暴白于天下後世而天之報施為不誣矣方番陽君之棄諸孤夫人之死靡適始終不渝可不謂貞乎時丁亂離而夫人安享上壽令名垂于無窮可不謂壽乎然則貞者其基而壽者其效也彝由吳縣尹知吳江州事次子宜為行樞密院照磨侯之遺愛在民蜚聲籍籍太夫人之福蔭未可量也漸嘗辱交于侯則其稱頌之也豈為過哉迺拜手稽首而述頌曰奕奕高堂母氏

所居褊褊綵衣子孫燕胥髙堂奕奕母氏居只綵衣褊褊子孫燕喜母曰汝彝汝惟孝慈愼移爾忠以勗我思彝拜稽首母恩罔報叨禄于朝頼母之教曰小子宜汝從于兄夙夜恪恭為親顯榮宜拜稽首伯也式好顒勵朝夕長奉色笑姑曰婦前汝順汝憐願汝得婦如新婦賢惟爾諸孫綿綿瓜瓞婉孌在目我心則悅賔拜勝爵用陳壽觶母德母言實惟姆儀人孰無母福則希有母貞其守天與其壽母孰無子甘旨靡常孰如母兒朱紫

在旁爰昭頌聲匪溢其美式丕民風徵于太史會稽姜
漸
翼翼貞壽堂肅肅賢者居堂上鶴髮母霓裳而霞裾貞
節四十年壽今八袠餘斯堂得嘉名請試陳厥初母也
實氏吳番有先君廬良人溘先露生計亦淪胥誓言賦
栢舟那復詠關雎志存楊氏祀靡暇卹其諸大兒甫六
期小纔五月且辛勤立門戶寤寐課詩書嶄然見頭角
籍甚多名譽伯為邑大夫仲隨李輕車綵衣日就養樹

蘐滿庭除兄弟進甘旨夫人御板輿自飲吳郡水勝食
武昌魚令德熏壽考此樂復何如瞻彼堂之陰嘉樹欝
扶踈上有雙鳳雛和鳴自虗徐爵位日以高禄養日以
舒生封有令典寵渥在吹噓煌煌太史筆輝映百車渠
桓楹俯流水過者式其閭吳郡沙門妙聲
貞壽堂前風日遲天天寸草答春暉兒兮事奉心無怍
母氏康强志不違後日腰懸季子印只今身着老萊衣
熙然鶴髮照緑酒金鴨火温香靄微倪玄暎

貞壽堂詩

貞壽堂者番陽楊彝奉其母太夫人吳氏之堂也彝父早喪太夫人方盛年而嫠居其志確不可奪以能教育其諸子皆克有成彝以材胥發身從事于時仕日達其弟宜亦騰躐仕塗廩廩嚮用太夫人春秋益高安享榮養當世之鉅公顯人名其所居堂貞壽復記以文士大夫往往託之辭華為章侈之太夫人之卓節懿行遂聞遐邇彝字好德今自吳縣尹超遷知吳江州事翩因與

之友善則為之頌詩美貞壽焉其辭曰有蔚高堂奕奕甫甫云誰之居楊侯之母瞻彼緑竹其葉青青雪霜弗凌壽母之貞凌高堂有蔚甫甫奕奕誰其作之侯維好德樹以松柏松栢方茂如石如金貞母之壽　其貞伊何率禮弗弛謂天無二夫也天只夫之逝矣秉志自矢靡棘不懼覆翼諸子永貞之吉以綏壽祉　其壽伊何衎衎耋耄黄髮中處載言載笑祝鯁左右祝饐在旁庶敎孔嘉甘旨既將式歌且舞宴娱高堂　其堂伊何棟

榼盤盤褭㨨桓桓維居之安維楊侯之母以樂以般眉壽攸介上天之賚宜爾康而泰則莫有艾　至正廿有六年龍集丙午夏五月初九日作于吳門之寓復以隸古書之上元楊翮

於皇犧經雷風為恒立不易方婦道是徵恒其德貞婦人之吉其吉伊何惟終從一允儀刑式久于其道明德惟馨寧且胡考粤鄱楊侯母孟母賢遭家不弔夙殞所天父兮不諒毋志欲奪夫也天只天胡可越人一其天

移天匪人洵兮靡忒誓終厥身志定于義金石弗堅崔
崔甘節清風凛然二孫𥱼𥱼幼在襁褓劬瘁顧復至克
有造孟守大邦季贊樞密聯躋膴仕蜚英王室皤皤夫
人背台齒兒錫羨純嘏戩穀攸宜兩侯克孝恪恭養志
尊之順之鞠躬不匱爰崇華構載樹以蘐怡愉朝夕夫
人宴安嗚呼休哉夫人之貞體易之恒匪松栢之青於
戲休哉夫人之壽惟貞致之曷媲乎岡阜之貞之壽自
夫人之身日監在上單厚有申既永其年又祚其子昭

昭天明不遠伊邇豈伊祚子禄綏方滋繩繩後昆勿替引之栢舟矢詩黄鵠作歌三靈與明泰山同峩維斯人斯千古髙表猗歟夫人耿介並耀評隲懿緒形容盛德其風肆好顯視女則京口顔肅再拜上

南山白鶴辭 有序

鄱陽楊母夫人吴早失所天矢無二志或有諷他適者則視如仇焉勤紡績以為衣食教育二子成材並登顯仕而夫人年踰八袠安享榮養可不為之貞且壽乎前

侍御史周公温父榜其燕居之堂曰貞壽又為之記大夫士從而頌美之嗚呼婦德不出門自房中之歌廢戰國以下方著于外非婦人之幸也後世俗益偷風益漓遇患難能守綱常之正者千百中不一二見其一見之君子以為難必暴白之為千百世之所勸此傳記歌頌之不可少也余久病文思荒落苟關于彞倫風教之事輒不能默焉一日夫人之仲子宜持卷示余故為賦南山白鶴辭一解使歌以壽母或足以為薄俗之勸也夫

辭曰南山有白鶴兮長松之顛一巢生兩雛兮羽衣未全溘然失故雄兮哀哉其鳴可憐慎出入與止宿兮不與同類而蹁躚朝啄青田之紫芝兮夕飲重淵之清泉潔身以自固兮不肯戴夫二天保二雛非一日兮忽聯舞而共騫飛鳴兮太清之表飲啄乎王母之筵或馭瀛洲之客或駕崑崙之仙將非凡間之享及時足乎王前日復日兮年復年鶴之壽兮百千母之貞兮子之賢松之居兮完且堅曰其居為貞壽兮孰謂之為非然勾吳

張適造

植芳堂記

余友生沈君復吉授經余門又究習岐黃氏之學于世之名能者治其所居之堂扁曰植芳請記于余欲大其說余謂夫取諸身者莫若喻諸物取諸物者莫若驗諸身故志潔矣其稱于物也必芳學博矣其游于藝也必芳行成矣其發于言也必芳言達矣其流于後也必芳令欲以植木之術而為此身之喻植得其地而生生則

芳且榮矣然則此身之主宰者在吾方寸之地培之養之蓁穢淨盡其所得于取物之效者近之事父推之及人何莫而非學也豈世之所云小道者哉昔之語植芳者曰董仙氏曰蘇仙氏董氏治人疾疾止俾人植一樹杏計實易粟以濟諸貧蘇氏將仙去語家人植橘鑿井曰後此必有癘癘吾人者與人橘一葉水一器即愈後果驗彼二人者以仙術寓醫然跡其心亦可謂博施矣故後之善植者必稱董蘇云今生之植將不在乎此而

在乎彼生起謝曰名言也書以為記會稽鐵崖楊維禎

廉夫撰

世莫賢于董奉種杏廉于取財予獨謂奉之種杏乃其巧于取財也取財于人至于再至于三則已貪矣況不義乎取財于天雖歲取之不以為虐況所推與又一于義得不謂之廉乎二者之取其利一也然世知取于人而不避其貪而不知取于天亦不失于廉此奉之所以高出千載而人不及之也吳中沈君復吉儒家人也幼

嗜書長而精醫不惟得董之學而又得董之心然嫌以董自負故榜其居藥之所曰植芳而不曰種杏大凡以術鳴未有不嚴其視瞻高其已能雖司馬季主猶不免此惟儒者則不然以是觀之吾于復吉知為儒醫有不徼于色卜于言而無疑矣加以康于取財義之聲著于人人則其去俗工衒藝以求售者奚啻千百哉雖然名可辭也實不可辭也苟辭其名而併去其實吾恐君之德不竟且不能無於陵仲子之譏則又過矣觀鐵崖楊

先生文故既美其德而又規以中庸之道云洪武巳未八月既望登仕佐郎國子助教江陰孫作識于京都國學之西齋

植芳堂銘 有序

人貴自樹立流芳遺臭皆由巳而巳蘭室鮑肆隨所入而吾身之得喪榮辱係焉故屈大夫慕芳潔而畦蘅陸內史漱芳瀾而游藝可謂能自樹立者矣彼海上夫以臭為芳而逐之不止至穢德腥聞過者莫不掩鼻而嗟

與柳子所傳江湖浪人奚以異哉雲間沈君文舉子復吉秀而文文舉命其所居堂為植芳既已勉其自立而流芳于世而乞銘于友人申屠衡以交修之銘曰

孝子顯親在乎植身植之以芳德聞惟馨彼愚無知芳臭莫辨薰蕕同藏蘭芷亦變其變為何由不能植失身汙穢曷以自滌沈氏有子亦既肯堂孜孜進修殖學無忘仰止前賢或漱或沐潔巳潤身以繼芳躅

植芳堂箴

瞻彼草木匪植不芳其植維何毋揠毋荒本浮則瘁膚剥則傷朝培夕溉迺蕃迺昌人胡不樹望洋馳騖德義罔修節槩安傅詭隨詐謀絺章繪句誕炫其能曾莫予步雲間多彦復吉乃賢構堂志顔植芳允鑴懋學敦行動遵古先復究岐黄胗視瞭然氣運既明沉疴屢痊橘泉杏實流譽遺編子擴其功奚止蟬聯黎庶謷謷顒顒起顛連勉焉弘濟百世其傳

嘉樹發幽芳依依自舒榮陽條接陰穎芬馥播前楹之

人事高潔生閱岐黄經探源漱清潤遡流承德馨慨彼
蚩蚩氓戕賊壞天形捐軀齊草腐遺臭汙編青以兹生
物意會我惻隱情煕煕布春陽藹藹登壽齡流芳被草
木因人植嘉名殷弼

猗蘭被九畹嘉蕙滋百疇荃蘅與杜茝羅生交綢繆俟
時茍不利蕪穢將誰尤朝吾芟宿莽夕吾溉清流冀兹
枝葉茂充子雜珮酬援琴發清商揚舲次中洲美人隔
南浦延佇增離憂攬芳結繽紛日莫聊夷猶誓言寄所

思川路良邈悠恒恐年不與鶗鴂鳴先秋陰風集中野衆芳委林丘蘭芷變不芳菉葹漫道周靈均去已久千載誰與儔英英雲間彦雅嗜窮冥搜蘼蕪集遠思再感王孫遊何所無芳草子獨良好修願言閟英采以俟知者求番陽甘瑾

植德期後昌種樹期後芳欽爾種植心躋世咸壽康良闕

在旦原野麗春光種橘惟盈井種杏必連岡橘盛引靈泉杏熟致餱糧羣物廣所恵高門屹相望恭承古

人意永卜福履將越人唐肅

高堂新搆碧山隅綠髮仙人好隱居橘葉秋香浮石井杏陰春暖繞庭除百年種德知能好奕世流芳信不虛老我何時參妙訣東風門巷引柴車越人黄常

翼翼高堂淮水潯亭亭嘉樹已成陰芝蘭佳氣晴熏戶金石丹光夜出林投隱且容高士傳衛生應得古人心故家喬木今仍在信是當年雨露深雲門管訥

橐駝善種樹深得養人術宋人揠其苗苗槁死尤劇勉

彼植芳士鑒茲得與失非加培植功曷及滋蔓力湛湛
朝露晞藹藹春暉白光浮丹杏林香動幽蘭室令德擬
同芳修名當自立曾上君子堂微言聊暫述吳郡樊圃
髙堂何渠渠衆芳列前楹羅生雜蘭芷碧葉間紫莖蘇
井誰可比董林安足稱若人休文孫楊芬藹簪纓厥子
肯云構樹德永家聲羌吾事姱節采秀擷蘭英托根一
失所不如蕭艾榮薰蕕世莫辨君子匪攸寧良時難驟
得捐珮緬予情閟人王舉

集陶一首

謂人最靈智衛生每苦拙所懼非飢寒將養不得節達人解其會在世無所須羲農去我久空歎將焉如念之動中懷積善云有報藥石有時閒詩書敦夙好藹藹堂前林灼灼葉中花枝條始欲茂春風扇微和　弱湍馳文魴靈鳳撫雲舞坐止高蔭下神淵寫時雨爾從山中來相見無雜言赤泉給我飲乃欲飲得仙老夫有所愛養色含津氣遥遥望白雲蒼蒼谷中樹吳郡金珉

春陽被臯陸時雨浹初晨荷鋤臨前除闢壤當荒榛藝本日成列培根毓奇芬條枝及時榮跗蕚韡以分服綵息嘉蔭端居離垢氛眷兹世葉葉德馨惟日新興言用槀穢庶以樂吾真臨川李鎬

秀出東陽裔芳流自百年種來同太史封植豈韓宣術妙醫中最方從肘後傳滿頭惟白髪闕子為重玄州來朱復

植芳堂銘并序

吳淞沈復吉氏好修者也既稔庭訓又熟岐黄書已人疾暇則植衆芳堂下芳葩更榮徵馨迭浮因扁其堂曰植芳間徵予言予惟菽粟麻枲用物也必植而後盛衆芳玩物也奚植之為哉復吉之意殆謂衆芳之託于林谷閟者固不假乎人也然而日爍霜饕有幸存者焉有夭折者焉其植焉者自芽茁至于欝茂必培之溉之凉之燠之俾氣力固生生之意茂以息也若是則植而永其生者豈非吾以藥石壽夫人之比乎彼自生自育不

假乎人者又非人之不仰樂石而信夫天之比乎吁復吉其知養生之道者與至若比德君子特復吉劵内事耳茲不暇論為銘之曰衆芳之生靡賤靡貴根柢淺深悉胚元氣維此沈氏取而植之順物之性相土之宜瘁者使榮么者使碩金之玉之賛天地之德勿愛而過勿忘而捐斯盡夫吾道斯全夫彼天四明烏斯道撰

沈也江湖豪俊客樂術由來妙無敵世人往往推神功轉覺流聲動京國茅堂雅構淮水濱開林種杏春紛紜

香風東來拂曙影芳葩盡散臙脂雲當軒自把瑶軫促
發興時時理清曲客來丹實每同飡恥學廬山换斗粟
懸壺負局誠足稱徒然遠引逃空名何如植芳住闤闠
奕世樹德甦羣生玉壂霞實世罕有活人不吝千金售
碎錦叢深酣晝遲青箱每為軒農究我生濩落亦已久
弱質憂痒媿蒲柳何當載酒看生紅共子幽窻論肘後
金華何與
雅心慕幽潔蒔芳此堂陰端居寡俗好庶得觀物心莌

彼遲寸苗弱質恐不任靈雨及時降春榮萋以森晨興
荷我鉏逍遥步前林俟時冀明采敢使蕪穢侵靈均世
云遠高踪邈難尋興言遺遠者愧匪瑶華音天台林石
幽人澹無為植芳探所得蕭艾洊鉏翦芝蘭日盈積青
陽霽玄象百彙含秀色時當讀書暇適意還杖策馨香
襲衣袂笑懝愒盤石豈無遺世姿療病斯服食遐齡慕
松喬長揖謝塵跡于茲生意深終當適其適山陰朱武
荷鉏破苔碧繞屋蒔蘭蓀時雨脫然至衆芳日以蕃清

晨縱游目紅紫羅繽紛稠花洒零落含光射晴暾叢叢
緼生意葉葉開陽春馨香溢窻戸蒼翠沾衣巾坐久與
物化見茲天地仁乃知遂其性不在灌溉頻睠彼南國
叟愛過憂太勤爪膚驗榮悴摇本觀疏繁自謂助之長
詎識喪其真所以未霜雪往往皆湮淪我亦慕閒雅于
此頗有聞顧乏尺寸土春來廢耕耘豈無抱甕力目斷
鄉山雲何時謝世鞅願卜爾為鄰洪武庚申孟夏七日
永嘉林㢸書于鳳陽官舍

東家豪華勢薫天名園第宅相鈎連奇花異草看不盡主翁每作花中仙西家買盡膏腴田桑麻極目如秦川所收貨利已山積況兼歲歲遭豐年東家一朝成瓦礫西家亦復無人烟爭似華亭沈復吉却向鳳陽開藥室年來雖讀岐黄書尤自胸中好儒術有地不種果與花有田不栽桑與麻常時高掉洛人手旬日可到千萬家當知種芳乃種徳無力栽培有餘力傾摧換作舊枝條顛頽還成好顏色植芳只消方寸餘萬頃田園竟何益

我知種者有自來此芳本自前人栽德澤連綿想無已
子既傳孫又傳子會稽馬弓

玄聖製醫術功與天壤 俱達人識其然昧者徒拘拘沈
君文墨士乃是俞扁徒鴻寶秘淮南騰聲在天都嘗讀
養生論頗窮種樹書開徑十畝餘衆芳羅前除日出輒
抱甕興來時荷鉏封植不爽節生意紛巳敷驗此草木
性悟彼造化樞茫茫六合內有生同一初仁哉軒岐心
誓欲躋康衢奈何韓葛輩但復為身圖乘化遺白雲天

札竟接涂我乏經濟具念子空歎吁不知醫國士舉世當有無楚雨躋南嶠春光蕩行車神方我欲究明當造君盧天台許伯旅

植芳堂記

一元之氣播流于萬物周運于人身其生生之理未嘗有異也故善養生者不觀諸巳恒有驗諸草木其曰彼鬱然而暢茂繁然而華實生生之理為之也而吾之身獨無生理乎于是調之護之甚謹惟恐一隙之失以夭

其生故其氣充而容寂雖至老猶如壯盛時平易恬澹
邪氣不能襲蹈水火不能變如古至人者亦豈他道哉
能順其生而已衆人昧昧焉莫之或察瘁精神于形欲
挫虛明于是非恣縱燋亂使本然之生凜如一髮猶草
木當春夏之交見戕于斤斧聖人懼焉于是設醫藥之
教反取草木味其甘辛量人之疾而投之以復其生意
烏乎其亦仁矣哉惜乎世之醫者皆希世茍取不足以
盡知聖人之教也使生生之意反見害于草木之性毫

毛之失千里之謬果誰之過與吾未嘗不慨然為世太息也華亭沈復吉氏通儒書猶精心于醫術窮幾索微恍乎有得嘗曰醫譬如植木也能順木之生則其實可茂無失人之生則其身可壯故顏其堂曰植芳此復吉之高世之醫所以為不及也與或謂復吉之植芳亦蘇耽之橘井夫人之病有萬不同表裏輕重邪滿虛實各有其證而槩欲以一味之藥攻之非惟不足以復其生適足以害其生而已借曰彼神仙幻變之術可也而使

復吉躡其故踪而為之其可得哉人見其事竒怪舉以贊復吉之高殊不知醫者之高固不在此能勿失人之生則善矣復吉以堂記為請予故樂為書之且以勸世之醫者也洪武庚申二月初吉將仕郎率府紀善天台王璞記

植芳堂記

雲間沈復吉來居都中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于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

見其崇檐層砌高下中度而牕户洞開方席靜設足以
延廣爽而滌塵坌也左右前後芳葩幽蘂丹紅雜而文
章爛也霽天清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穢
纖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
之為言薫也薫與猶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
並君子也薫猶之莫辨也尚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昔
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為仁為義為君子而惡臭為讒
為佞為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鶗鴂既鳴蘭

竝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内美將焉佩謇吾法夫前修將馬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心折志于上官靳尚之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乃今聖運休明賢才彙進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迺若有同于楚大夫之為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之于世亦觀其所處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粹原固不得而見之矣而其言一則曰茍得列乎衆芳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君愛國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門父子之賢堂

構之重所以命名者若此葢因其濟人利物之心豈植其屑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效于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天地以生物為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既遂紛紛總總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之心在我矣心即仁也仁即所謂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香之聞豈特一堂之上哉繫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

兮芎藷參苓間芷术兮靈龎夜吠變殊質兮天風斯征
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煔以蒸或炮炙兮匕
劑維良起沉癖兮咄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
域兮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書啟玄籥兮邈彼化
樞生物育兮緊芳之植荷爾德兮善植斯穫盡自力兮
毋怠毋忘毋揠拔兮芬其難虧暢以達兮德音孔昭用
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斁兮辭訖復吉以示其尊翁丈
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于橘訟乎意者先生其以古人

望汝乎乃使來請書為記洪武庚申夏五月初吉鄉貢進士四明鄭真書于臨淮縣學之潤齋

崔氏友竹卷 玉雪坡瘦玉筋篆友竹軒三字

友竹軒記

去縣而西百里曰滏溪溪之上有徳人崔君誼所居在焉屋前後種竹若干挺幽閒蒼薆不啻一篔簹谷也因扁其所居曰友竹葢寓其志然耳君誼當勝國時出宦京師遭時多故既歸田里與竹君雅好如昔終日嘯歌

其間于世利紛華邈然無聞也厥子齡國朝仕刑部主事以清慎稱間持友竹詩卷請記于予予與君誼為通家子弟其何敢辭夫竹一植物耳衛詩美其如簀戴記美其有筠蕃皆比德于君子故君子之與友也固宜世俗亦以松竹梅為歲寒三友然則松與梅其竹之美乎人之可與竹為友者必如松如梅而後可晉王子猷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是子猷有取于竹而與之友矣唐李太白有閉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句則太白

亦與竹為友焉今君誼既以友竹名其軒復以為號是
與竹深交密締死生以之固非反覆手者比顧何以致
此哉吾有以知之矣主人清修蓋取諸竹主人疎直亦
竹是取主人與竹彼此相忘不知我友于竹竹之友于
我也其節其心當有以肩予猷而軼太白不然竹之為
竹混于凡草木矣何以表然特立于松梅之間也哉予
將徑造竹所訂三益之盟以從其所樂不知可與否也
是為記歲洪武秋八月戸部侍郎吳江莫禮書于鍾山

之寓

猗竹有操君子所尚歳寒挺然與氷雪抗鳳翥龍騫霄漢之上鮮飈度空靈響振蕩玉節金奏比德斯㤙維其友之若丈人行嗟彼蕭艾何所依仗軒居笑傲與君同謀載歌淇澳于以自況淮海秦約造

伊人何瀟灑尚友孤竹君平生秉高節獨立逈不羣朝軒晴旭亂夜榻清陰分凉颷拂琴張餘芳襲爐薫脩然澹相對祗有南山雲天台詹夔

交道久已喪澆風何由醇對面論氣誼轉足生棘榛斷金臭如蘭所貴同心人取友古所難此君誠可親霜風凛高節歲寒相與鄰于焉念同志碌碌奚足論河南陸仁

平生負貞節獨有此君知心契形神表情將歲晚期鈎簾常對酒倚石或題詩何日來軒裏吹簫和竹枝東海徐奐

種竹山石間江南幾風雨愛此青琅玕歷歷皆可數間

持一尊酒託興為賓主酒酣對竹歌興至為竹舞竹疎
響珮環葉亂落飛羽雖無眼中人友之豈不古譬彼陶
淵明采菊東籬下千秋萬歳名此意竟誰與淮南潘牧
好友不可得索居修竹林于世既寡合此君獨知心開
軒日相對臨風時共吟終焉期勿替庶以消煩襟東陽
沈敬明
下榻碧陰裏相與成晤言迹類陋且寡意在薄可敦雖
無絶交書俗駕不到門清風天上來空谷跫音存求志

諒自得嵗晚道彌尊横唐秦咼

世人務結托車馬紛交馳言笑雖强驩中懷詎相知幽林有君子澹然夙與期虚心兩無阻榮悴焉可移行尋披煙逕坐對褰風帷非君此為偶誰共嵗晏時渤海高啓

空濛翠雨濕琅玕繞屋清陰六月寒自是幽情兩不厭與君終日澹相看老癡潘縠敬書

璚芳絶交亦已久忘形三徑相追攀高軒時過翠羽葢

美人或贈青琅玕清風慎截鳴鳳琯滄海勿垂釣鰲竿一朝羣才盡登用空山無人同歲寒葉廣居

古人結交貴相知傾情倒意心不疑片言如山重然諾黄金白璧徒爾為今人結交重豪貴車騎聨翩不相離一朝勢盡交亦疎寂寂朱門但空閉羨君種竹吴江濆相憶相看如故人皦皦貞心傲霜雪青青佳色無冬春酒酣對之欲起舞此時無賓亦無主夜深更有明月來不用吹笙下仙侣君心豈與草木同青雲之交若飛蓬

萬里辭家逐名利十年失路隨西東君不見古來結交
稱管鮑千載同心亦同道勿謂今時無此賢達人一日
相逢即傾倒吳興許善
吳下風流斯立家子孫百世更清華庭軒自友平安竹
池館寧栽富貴花長日著書翻鶴露有時把釣近鷗沙
此君相與崇高節王謝芝蘭未足誇　崔君君誼避地
于吳江之上屬時擾攘乃講學于家益勵清節名軒友
竹葢有慕于衛之君子者古稱王謝多佳子弟今于崔

氏見焉至正丙午歲之仲冬隴右邾經書

伐木久不作友道誰能持富貴疎還合貧賤親亦離善哉公叔論後世良可規咄嗟高節人清風邈難追臨軒植修竹白首相與期悟彼非所儔信此誠足依摵摵芳葉聲粲粲芳華垂卑枝拂簷楹長條接虹霓嚴霜歲寒節蒼翠終不移月出照園中喬林鬱參差涼飈發天籟屬耳心偏怡置酒獨相對神交理無遺陶然不知醉此樂當告誰雖云管鮑遇其意莫過之我懷一何深慷慨

歌此詞匪為衆所說冀與達士知八月廿四日吳興金

鉉寫于貞白軒

好客招不至相逢多惡賓世事每如此歲晚誰可親此

君非草木臭味德照鄰南窗數百箇北窗蒼翠新猗猗

淇澳姿濯濯渭水春既稟堅勁操清潤復長身三益嗜

古道六逸誠天民鳴琴近蒼雪酌酒對霜筠崔君本逢

掖耕釣甘隱淪誓不兢世粧讀書忘賤貧過眼鄙桃李

愛君如席珍虛心與直節願保交道淳而我方避俗高

哉懷若人蜀郡魏埜

我愛此君晩節迺知能友歲寒相與了無俗氣喜聞日報平安汝陽周敏

白傅養修竹高人今作坡世間青眼少池上緑陰多食肉非吾事書裙喜容過臨風一遐想鳴鳳在陽阿黄或

友竹軒賦

友竹先生雪一巢雲半丘眼空八荒氣淩九秋騁遐思于千古深景慕于前修嗟美人其何在藐獨行而無儔

闢軒居之兩楹樹質簷于林幽澹相對于終日矢永好之綢繆方掩關而謝客若將玩世而神游有桂軒散人冠芙蓉服毛博蓬談奮辯麈尾在握長揖先生而進曰友道之重人倫所推試探索于青編名班班其可窺或贈帛而尊賢或命駕而踐期或刎頸而忘憾或加足而相知或德業之深懿或文章之雄奇飲醇酎而春融投膠漆而堅持由道同而神合相琢磨而箴規然往迹之淪謝所以名愈久而光輝嗟哉竹君草木孔微雖清流

之多向將何益而何裨羨植物而求友竟伐木之奚施此愚蒙之未解請先生之廓疑先生曰友之云貴尚德是輔淳風既散勁直誰慕少涼涼而遽斥纔翕翕而爭附方傾倒而情親隨凌欺而背侮耳哇淫而共聽目嬋娟其交妬為前哲之深恥俾余心之獨苦惟竹君之脩潔抱虛心其終古分清陰之半席期歲晚而為伍忝名馳于鵷鷺遂挈挈而西騖始睽離于吳越卒周流于齊魯慨茅屋之荒凉悲琅玕其誰撫懷秋風于渭水弔落

月于湘浦賴孤琴之遺與緪氷絃而時鼓雖芳荃之盈掬終莫逃予之凄楚幸謝職而南轅獲遄歸于吾土歌逸鶴之遺響感人民之非故蘭歛秀于春皐菊藏香于秋圃篝青燈于夜榻夢舊游之無所酬别咢于松楸讀殘碑于榛莽欣竹君之無恙獨翛然于環堵陰蒼苔于庭砌留白雲于窗戶步虛櫩而前覲驚 闕 而相顧初蕭瑟而欲語遂低昂而起舞匪四美之兼備曷金石之同固兹信義之深孚足以勒貞銘于肺腑也散人曰四

美可得而聞與先生曰觀其亭亭猗猗不倚不頗纔清
颸之一拂何靈籟之孔多啼老蛟于陰壑鳴威鳳于陽
阿鏗宮商之迭奏森劍戟而鏘磨吹比管于嶰谷之岑
走落木于洞庭之波疑幽人之吟嘯類樵豎之唱歌乍
摧折而顛倒忽琮琤而相和露滴秋林聽飛瓊之曳珮
雨來曉谷聞帝子之鳴珂此金聲而玉振庶資講學之
切磋及頹雲凝舞霰集明河凍勁吹急悽獨鶴之宵唳
慘寒螿之夜泣蘿窗未曙苔階盡濕悄空山之無營凜

萬木之僵立胡霜筠之獨秀操堅剛而愈執葉翡翠以
羽零斡蒼虬而鱗襲冰裂石而陰翳月穿簾而影入散
晴碧之交輝涌寒清之可吸膚貴黝之不撓項强宣之
難屈此貞標而勁節足以濯遷汙之陋習若夫泠泠煙
梢不蔓不茅邁羣芳之特異盈千尺而彌高實充丹穴
之鵷鸞竿掣滄溟之鯨鼇杖化龍而難策箠成杠而誰
操蓋艷華之妖血輕凡芥于鴻毛揖夷齊于首陽之林
谷抗巢許于箕山之岩嶅寧相依于松檜豈甘没于蓬

蒿掃紅塵而披拂干青雲而游遨軒然獨立于物表挺
然伊呂之人豪此離倫而絶俗宜從頴拔于英髦且其
肥瘠俱榮發育有待奮蟄龍而驚起滋潤澤之霑溉蘚
茵迸紫抽犢角之崢嶸鑵錦凝班露裫兒之鮮彩濕蒼
烟之滿谷翁春雲之如海螺鬟對倚而娉婷霓旌交揚
而晻靄並森森而玉峙恍多士之如在篤金蘭之同氣
依墻樹而交愛聯秀色之晚榮盎高情之春藹歡共慶
以彈冠儼相逢而傾蓋紛肩摩而袂接豈貌同而心abc

此乡朋之濟濟真足企夔龍于千載也嗚呼王以愛著白以養稱七賢之同調六逸之齊名或千戶之並貴或三徑之娛情斯為竹君之深鄙又何足流後世之芳聲今予辭光華守寂寞我為竹友竹為我托忘人物之竹我共徘徊而盤礴睨乾坤之無際疇克知予友竹之樂也哉吾子畫非與可詠非蘇仙鏡其所短昧其所全而反以為言乎散人顏色變赤脊背流汗降階三揖起而為亂亂曰軒之竹兮蒼蒼軒之人兮佩琳琅歲既晏兮

孰芳伊友竹兮竹彌光山可梯兮海可航友竹之風兮不可望會稽謝常造

友竹軒後序

余索居寡疇惟竹君雅有相忘之好軒之南隙地廣三席延竹君數植而居之清風入簾明月在牖泊如也鄱陽周公題其顔曰友竹賢士大夫能以詩文鳴者咸有述以為余榮裝潢成軸總若干首樵牧之暇時而詠歌之若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魚龍噴跳怪物屏走天籟合

而風雨應也若鳳皇覽輝鳴髙岡而朝日出也若衡璜佩玉周旋矩度聆音節于太古之域也予于諸賢或素識或未之前識因竹君之好而辱交焉何其幸與後巘宫于燕與竹君契濶者四載及歸田江上凡長林穹谷俱摧毁于冰霜摇落之餘顧竹君玉立依然尚無恙豈偶然哉取是編而讀之其人名稱班班珠玉晃耀有雄材碩德黼黻皇猷于廊廟之上者有聯乘結駟光華赫奕馳騁于遐邦萬里之外者有望青天覩白雲漁釣溪

山以自樂者有碑横野蔓墓木已拱者求如竹君歡晤不可得獨抱無涯之思而已雖然徴士大夫之文辭弗克宣竹君之雅操非竹君之雅操又疇能承諸賢之賦詠也哉予蹇拙之姿知友于竹不審竹君棄取為何如當砥名礪節誦淇澳之章以自警庶不負名言之見與也因書以謝云歳已酉二月十有四日序于軒之右

書友竹卷後

國初戸部侍郎吳江莫士敬記其鄉崔君誼之友竹軒

淮海秦文仲賦五言古詩一天台詹學則五言律海南潘牧甫里高季迪皆五言選邾仲義隴右人葉廣居吾郡人各七言律潘穀不詳其某地必崔之里曲獨七言絶句謝彦銘亦里人賦後作亂佳于前之鋪叙君誼自叙在衆作後佳甚六世孫澄持來予桐村乞題識開卷則玉雪坡瘦玉筋篆尤佳蓋君誼仕元適土崩之秋歸隱西泽溪上慕蔣兗州之遺轍與此君為友諸君子多蒙古氏遺老義君誼之高蹈而為之言固宜莫戸侍之

記則君誼之子齡請為之二君子方出仕新朝特手澤是重鄉先達之風義可砥礪名節故乞而與之澄篤行力學其益知重矣哉予重其遠至宜亦乞不靳也況皆百年前人物詞意有足起後輩景仰不容已于逐逐其逸駕也成化癸卯登高後三日八十三翁嘉禾周鼎書

旦在庠序時嘗繆纂縣志于凡今古人物無不備録而登載焉因得以知崔氏者浄溪之舊族也君誼翁仕為

元金玉局副使而其子大年洪武中以人材拜刑部主事與先侍郎同時立朝同日辭禄而又同坐黨錮而殁百年于兹矣今年春主事君之曽孫上舍生澄出其先世友竹軒卷見示而記文則先侍郎之所作也不勝今昔之悲感嗟夫吳在勝國時習尚奢靡豪門鉅族闢苑圃築亭臺所以藏歌而貯舞者何限孰知友竹之趣哉聖朝更化誅滅無遺百餘年來向之遺基廢址悉已易主而吾兩家幸而獲存于此可以占知其世德矣澄讀

書尚義遠大有期而旦不才不能顯揚有辱先徳葢有愧于崔氏為多今觀此卷先澤在焉而又有崇明秦侍郎文仲長洲髙太史季廸吳江謝徵士彦銘諸名筆珠玉森然安得不為之起敬異時觧組歸休當造君軒上觀化龍而覽棲鳳與君重訂歳寒之盟未晩也姑書此以俟弘治元年戊申春王正月初吉同邑莫旦書于石湖壽樸堂

黄氏菊山卷

菊山序

吳興蔣心源為予道黃慶翁之高其人世居烏程地多泉石之勝晚而愛菊蕭然静處時取陶詩一卷寘諸左右微吟抱膝有東籬見山意因以菊山自號方外友若訢公笑隱之流咸賦詩以嘉其志嗟夫予見世之慕陶者鮮借使有之能得其迹而已果能得其心耶當典午時天下雲擾仕而忘返者何限淵明乃能賦歸田園以寄傲乎采菊見山之頃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者正猶冥鴻高飛而世網之設莫之能制也其可使兒女輩覺哉然則淵明之樂所以獨得于悠然者雖欲自形諸言而不可得後之人顧欲追尋其樂于千載之上宜乎徒得其迹而不能得其心苟能得其所以樂之之心雖無菊與山不害為知陶樂有未得雖日處菊山之間猶無見也君家魯直嘗以蘇子瞻上擬淵明而斷之以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之說是足以得其心也已今慶翁才可仕宦家可伏臘而肥遯一丘如此其亦有

見于斯乎其亦有見于斯乎至元後丙子十月既望郿川遺民劉汶師魯甫序

菊山說

夫菊花之隱者也而山則隱者之所居菊花之壽者也而山則壽者之所樂菊山雖二物實一理也東晟黄君慶翁以菊山自況而求說于余余觀黄君之為人好雅澹便幽靜惟雅澹故能隱菊山之隱惟幽靜故能壽菊山之壽其自況以菊山也固宜言未既客有過予曰吾

嘗聞有所謂菊潭者矣又嘗聞有所謂菊野者矣抑又嘗聞有所謂菊圃者矣而未嘗聞所謂菊山者也余應之曰潭取其淵深野取其虛曠圃取其有所歸宿未若吾菊山之隱而壽者也客又曰山果有菊乎余又應之曰子獨不見玉笥山之菊乎人服其花則隱而仙又不見甘谷山之菊乎人飲其液則壽而康彼其朝開暮落如蕣如葵春妍秋寂如桃如李其視吾菊之不競韶華獨香晚節者為何如至若霜降水涸則潭有時而竭蓬

斷草枯則野有時而索園林彫謝臺塢荒凉則圃有時
牛羊牧之矣其視吾山之四時一色千古長存者為何
如始而隱終而壽莫吾菊山若也黄君之自况也髙矣
哉客唯而退余併書其説時大徳丙午菊節閔山陳曾
書守約

菊山賦

疇昔之夜余方假寐若有人兮儵焉而至金衣碧裳文
采煥爛含香吐秀徳馨如蘭叩之則曰吾禀堪輿之質

鍾山之英服土之正陶金之精顧吾生之雖晚而不與草木以同榮守幽芳以自潔秉素節以孤貞甘露飲而風餐曷榮辱之我嬰彼靃靡之紅紫紛雜遝以爭寧徒治容以媚盼幾何其不速殞其生也昔丁典午之變有彭澤之賢者與吾同志吾嘗勸之懸冠相忘乎寂寞之濱相羊乎籬落之間清風之尊吾亦與之俱歡南山之詩諒千載而可覿厥後覯世風之揺落撫榛路而多艱固耿介而衆睨矧剋勵之交殘吾遂韜光晦迹深隱乎

山知我者其誰渭川之君子泰嶽之蒼官日相與堅其盟固其節令不知其幾歲寒矣悼知巳之寥寥倚秋風之孤立既韶濩之亂鳴宜薰蕕之並緝豈陽亢于重九致天道之未復抑吾德之未懋伊斯理之罔析唯子之清同我之德願與我以潔剖我以臆余聞其言矍然而惕俄形開意暢遽不知其所適起篮之易遇巽之艮繇曰為木在山幽人之貞吉怪而識之居越三日爰有吳濱之隱扣乎松竹之扃凜乎其姿介乎其情抱冰霜之

雅操傲闒茸之肥輕亶厰號曰菊山續五柳之希聲感茲夢之有契乃吉人之所徵于是乎益信蔡齊之厩菜莊周之物化亦各有其故也遂書夢兆之寓言以為菊山之賦烏傷黄晉卿

菊山詩

晉有髙士食不求餘鉼粟幾何尚曰無儲菊豈樂飢聊以自娱若將忘世氣雄萬夫復將有為時與事殊去之千載君子是則種菊東山以樂朝夕匪玩其好實肖于

德嶃咀甘華膏沐芳澤詒爾孫子世守清白元統二年

秋七月二十有二日龍翔大訢

吳興黄君隱德不仕責于丘園自號菊山蓋有慕于靖

節者也靖節之時八表同昏南山擻于陰霾采菊之際

悠然見之不能不以之興懐其不書義熈更字元亮其

志將以有為也其賦歸去來而徜徉乎松菊之間蓋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豈若吾黄君老于太平

之世幅巾杖屨優游田里為太平之民蒔菊東籬之下

對南山之蒼寒舉杯獨酌挹爽氣而咀秋香之為樂也夫靖節之自謂羲皇上人願為之而不得者也若黄君者其無慊矣為賦詩一章歌以侑酒詩曰

英英嘉菊樹之盈畆瞻彼南山在我軒牖邈矣羲皇同寓一宙昔淳今漓于我何有嘉菊秋榮我有醇酎嘉賓不速翠瓢在手酒酣歌起清商滿天矯然遐觀南山蒼然右麾寄奴左拍陶肩時不我與已旃已旃爰采一枝笑插華顛優哉游哉聊以永年至元三年六月廿三日

松陵釋祖暎

餐菊者壽樂山者仁惟仁而壽在乎吉貞之幽人幽人為誰盍擬其倫或以為黄香之裔或以為黄石之孫香則彌遠石則不磷無而有之蓋將躋仁壽之域而樂夫天真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鄧汝礪

秋菊兮青青叢生兮山下緑葉兮欣榮紛金英兮楚楚白露降兮百草藹蹇孤芳兮誰伍若有人兮茖東企元亮兮高風苟中情兮永契曠百世兮相從琴無絃兮尊

有醑南山為賓兮花為侶歸來兮歸來微斯人兮誰與

京兆宇文公諒

世有隱君子種菊巢空山心同白雲遠身與黄花閒朝飢飧落英采擷露未乾幽香被三徑晚節當歳寒林下豈無人獨在紫桑間風味畧相似窮年以盤桓金華胡助

聞君有佳致卜築南山幽緑樹坐終日黄花香晚秋吳中我云獨世外誰堪儔樂山同可壽更酌清溪流程敬

直
斯人在何處蒔菊向東山造物無盡藏秋風為破慳太
白老衲如砥平石
種菊南山下山空夕氣凉黄花開晩節紫艶照寒蒼狂
客詩堪賦比鄰酒正香澹然坐終日不復夢柴桑馬曳
中
菊蕊逢秋放山居可醉眠落英倚石冷佳色傍雲鮮舊
摘烟蘿外新栽水竹邊思君多道味何日共攀緣柯九

思

處士菊山隱山中事事幽飛泉來木杪濺沫落巖頭衣潤朝嵐重花開凉露秋思君不可見塵土歎淹留番陽

余震

黄菊有佳色青山無古今淵明一去無知音千載之下得我心苕溪處士天機深以此好樂勝華簪何須膝上橫素琴人間詩卷多清吟髙譽

丈人愛菊菊滿圃良時躋把芳心吐紛紛桃李不足數

晚色秋雲稱獨步霜明攜客為登臨千載陶令亦回顧

興來應插滿頭歸貞松配德為知我白雲住山蕙

東山黄處士種菊擬淵明繞屋秋香薄穿林爽氣清白

衣殊不至烏帽自多情坐石有真樂看雲餐落英吳興

釋元遜

水晶宫裏客不用住柴桑溪上曉山碧籬邊秋菊黄歲

華甘自老晚節為誰香安得淵明酒看花醉夕陽江左

謝師善

千金買山種秋菊為愛晩香寒簌簌四山木落霜霰交
采采黄花泛醽醁淵明昔愛南山奇之君合在東山陲
東南信美吾所羨臨風為和淵明詩番陽釋廷俊
先生卜隱青山傍繞山種菊延秋芳屈子飡英有餘樂
杜陵摘蕋空悲傷綠葉漠漠曉多露寒香冉冉天雨霜
題詩頗覺幽興遠淮南日暮烟蒼蒼南昌釋大亨
菊山只在菊潭上歳歳西風甘菊花和露餐英當修膳
依山結屋傍仙家白衣不至人長醉烏帽從欹鬢未華

多辦謝公雙木屐時登絶頂弄烟霞嚴陵洪頤

南山秋老氣方清采菊東籬眼忽明陶後又聞黄處士

坐吞山緑茹寒英四川劉景元

端居絶塵想丘園日相親俛采東籬菊仰視山中雲既

喜晚香澹亦愛嵐氣新維時風露交菊始揚清芬薄暮

浮雲歸青山常對門陶然樂其間此意誰與論物理正

如此且酌林下尊宣城梅實

晚節秋香冠古今芬芳何獨在山林詩人盡賦黄花句

不識黄花一片心　會稽張實

黄君嗜静便幽獨鉏雲種菊青山曲樹林揺落花正開客子歸來酒初熟顧瞻繞屋翠欲流采擷升堂香可掬惟憐時世愛春花寧識滿山緫龎俗　釋永祚

采采東籬秋意長品題多是晉文章南陽壽客今誰在重疊雲深晩節香　茗城慈感感芝

趙氏鐵網珊瑚卷十